

Jean Christophe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二)



樊成华 高建伟 程永然 译



中國戲劇出版社

第三部 解 脱

他感到彻底的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他。亲爱的高脱弗烈特，曾在艰难的时刻帮助过他，也是此刻他最需要的朋友，也一去几个月，并且这次是永远回不来了。一个夏天的晚上，鲁意莎收到一封从很远的村子里寄来的信，通知她她哥哥死了，就葬在那边的公墓里。近来他身体已不好，但却仍然四处流浪，这个坚强的恬静的人——是克利斯朵夫精神上的依傍，在流浪的途中死在那个村子里。世界上“只剩下”克利斯朵夫了，他孤单地守着他那爱他、却不了解他的老母亲，四周是阴森森的海洋，他竭力想逃离却总是向下沉，黑暗中仇视的小城里有无数个恶毒的眼睛幸灾乐祸地看他在海中挣扎……

正当他奋力挣扎时，黑暗中闪电般出现了哈莱斯的样子，那是他儿童时仰慕已久如今全国闻名的人物。他记起当年哈莱斯答应过他的话，哈莱斯能救他，应当救他的！哈莱斯像他一样，他一定了解一个受到庸俗的德国人敌视与虐待的孤立无援的人的想法，他们曾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友。

他马上行动了，他告诉母亲要出门一星期，那夜便乘火车向德国北部大城进发。他不能再犹豫了，这是为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尝试。

哈莱斯已经是声名显赫了。他的敌人仍未缴械，他的朋友们吹捧地说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其实那帮拥护和批判他的人都一样荒谬。他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就生气，看到奉承他就软化。他像一个小孩专爱调皮捣蛋一样，他故意做一些让那班批评家痛心疾首的事情，并且那玩意儿往往是最低级趣味的：一方面他做些怪异的音乐，使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恼

火；或者采用虚幻的题材，暧昧的场景，凡是逆情悖理的、有伤风俗的，他都喜欢，他都去做。他令那些中产阶级蹙额，他们永远也识不破他的诡计。连那个故弄风雅、冒充内行的德皇陛下，也把哈斯莱能享有盛名视为社会之羞，对他的作品表示鄙视与冷淡。而哈斯莱却更高兴了，德国前进派的艺术界认为官方的反对便是自己的前进的印证，故哈斯莱捣乱得更起劲儿了，他的朋友都说他是天才。

哈斯莱骨子里不分敌友，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采取了这种冷漠的态度。他曾是一个豪爽浪漫天真的人，所以一旦失望，心中就生出怀疑和讥讽。他嘲笑自己以前的信念，他经受不了极端的好运和厄运。他不知不觉地变得只管享受人生，好吃懒做，总是萎靡不振。他的作品也沾染上了这种气息，他才华横溢，即使是刻意迎合潮流的颓废作品，也掩不住他天才的光芒。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没落。老实说：他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对于从前曾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也漠不关心了。

哈斯莱——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偶像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抱着满心的希望，想从这个独立不羁的人那里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给予他无尽的勇气去继续那毫无收获的但却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与社会的斗争，只要还有一口气，斗争就不会停止。

克利斯朵夫生性急躁，找了一家旅店丢下了行李，便立刻奔向戏院去探询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效区的一个小镇上。克利斯朵夫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搭上了电车。快到目的地时，他的心不由跳得更厉害。

在哈斯莱居住的小镇内，奇形怪状的建筑比比皆是，这是一种野蛮的艺术。在这个不怎么繁华的小镇上，在笔直的街道上，你会出其不意地发现埃及式的地窑，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长廊，有雉堞的堡垒，万国博览式建筑……

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急着见到哈斯莱，对这些建筑毫不在意。他找到哈斯莱的住所，那是一所很朴实的屋子，加洛冷式的建筑；内部很豪华。克利斯朵夫放弃了电梯，双腿哆嗦迈着碎步走上四楼。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与哈斯莱的交往、童年时的激情、祖父的形象，都一一从记忆中闪现，如同昨日。

他按铃时已十一点多了，开门的是一个看上去很精明的管家妇，她不客气地膘了他一眼，说：“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利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无邪的沮丧让她感动，故她又把他重新打量一番后，态度缓和了一些；先让他进了哈斯莱的书房，说她去叫先生。说完她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

墙壁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几幅十八世纪的描写风情的镂版画：哈斯莱自命为对各种艺术都颇有研究，听从了别人的指点，从玛奈到华多都有作品收藏。终于克利斯朵夫听到开门声，哈斯莱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过来了。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却一阵莫名的难过，他认得他，怎么会忘呢？明明是哈斯莱，而又不像。宽广的脑门没有一丝皱纹，仍像孩子的脸，可头发却掉光了，身体也胖了，皮肤暗淡，一副萎缩的神气，撅着嘴巴，好似很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脚下一双旧拖鞋，衬衣的扣子也没有扣好。克利斯朵夫向他通报了姓名，他睡眼朦胧地看着他，很机械地行了个礼，他示意克利斯朵夫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接着就一声不吭也坐了下去。克利斯朵夫又重复说：

“我很荣幸……先生你曾对我的一番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

哈斯莱促膝而坐，右腿翘得老高，一双手交叠着放在上面。他回答说：

“想不起。”

克利斯朵夫抽搐着，他竭力想让他回忆起以前他们会面的情

形。克利斯朵夫提起这段回忆原本就不容易，尤其在此情此景之下。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也说不清话，胡言乱语，脸不自觉得就红了。哈斯莱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任他支吾其词，直至克利斯朵夫讲完了，他摇摆几下膝盖，回答道：

“……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他又打了一个呵欠：“对不起……没睡好……昨晚在戏院里吃了宵夜……”他接连打着呵欠。

克利斯朵夫有点儿失望了，他是多么希望哈斯莱能提一下儿以前那些美好的往事！他打完了呵欠，问：

“你什么时候到的？”

“噢，今天早上才到。”

“什么？”他稍有点儿惊讶，“住哪家旅馆？”

说完后他又不愿再听下去，懒散地抬起身子，按了电铃：

“对不起。”他说。

矮小精明的女仆进来了，始终是那副高傲的神态。

“凯蒂，”他说，“你今天不打算让我吃早饭了吗？”

“您在会客啊！”她争辩。

“他喂养我的思想，我喂养我的身体。”他一边说一边俏皮地瞟了瞟克利斯朵夫。

她耸耸肩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见他老不问及自己的工作，便想办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不停地说到内地生活的苦闷，一般人的粗俗，思想的狭隘，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打动他，但哈斯莱倒在卧榻上，半闭着眼，任其说着，有时会抬起眼皮，讥讽地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诱使克利斯朵夫再谈多些。凯蒂沉着脸进来了，她不耐烦地把装满食物的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一直等她出去，才又继续他那痛苦的生活的倾诉。

哈斯莱给自己倒了咖啡，呷了几口，接着用一种亲近的但又有

点儿瞧不起的神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你也来一杯吧！”

克利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着去完成他的句子，但却越来越沮丧，不知所云。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想更乱了。对方悠闲地嚼着面包，手中还拿着火腿。可他终究说出别人演奏过他为赫贝尔的《尤迪特》所作的序曲。哈斯莱一直心不在焉地听着，忽然道：“什么？”

克利斯朵夫重复了一遍。

“啊，好，很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端起了咖啡。

他就说了这一句话。

克利斯朵夫失望至极，想起身离开，但一想到这次充满梦想的长途旅行，他又鼓起勇气，嘟哝着要为哈斯莱弹几首作品，但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我是外行，”他充满着挖苦嘲弄的口吻说，“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简直要哭了，但坚定的心促使他既惶然又坚强地说：

“对不起，先生，您说过要听我的作品，我正是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您一定要听。”

哈斯莱看着这个满脸通红的愣小子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觉得真好玩，便无奈地耸耸肩，指着钢琴说：

“那么……弹吧！”

说完又倒在卧榻上，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克利斯朵夫觉得又胆怯又委屈，开始演奏了。但不久哈斯莱便睁开眼睛，支起耳朵，仿佛一个守财奴看到一个金币一样，不由自主地聚起精神。他一动不动，但眼睛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没神了，嘴巴也动了起来，不久他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地表示赞许或诧异，这让克利斯朵夫感到无比激动。哈斯莱不再管曲子的长度了，克利斯朵夫每弹完一段，他就嚷嚷：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渐渐更有了人情味儿了。

“好，这个，很好！……妙，……妙极了！……哼，该死！……”

他坐了起来，手托着腮自言自语，脸上充满了笑意。一段出其不意的变调让他不禁叫出了声，马上跑过来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不注意别人，他只注意着音乐。曲子终了，他拿起乐谱，把刚才的那页重新看了一遍，又看了下面的几页，然后自言自语地表示赞许和惊讶。

“怪了！……亏他想出来了，这小子！……”

他把克利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到钢琴前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可爱、温柔、灵活。

克利斯朵夫瞧着他那保养得极好的手，他那种纤弱的贵族气质，他看着他旁若无人地尽情发挥，不由得暗自气恼，其实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嫉妒同时又非常之快乐。

克利斯朵夫高兴得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之辞认为对自己的赞许，于是他便解释他的主旨、兴趣。刚开始哈斯莱没留意他的话，只顾沉浸于音乐中，后来有几句话引起他的注意，他眼睛盯着乐谱，一边翻一边听克利斯朵夫讲话。克利斯朵夫却越来越兴奋，把心中的话全讲了出来，他的天真、纯洁和他的计划、未来。

哈斯莱又恢复正常了。他拿开了乐谱，双手搭在琴盖上望着克利斯朵夫，欣赏着这个年轻人的青春热情与骚动，这也让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对生活的希望。

哈斯莱静静等克利斯朵夫讲完，便开始冷冷地说话了。他非常严厉地、肆无忌惮地讥讽他的计划，嘲笑他的希望；他拼命地想摧毁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仰，对艺术的追求，并且以自己为例痛骂自己的近作。

“都是些垃圾一样的东西！那般狗屁不通之人只配听这种东西。你以为世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唉，有没有一个都值得怀疑！”

“至少有我啊！”克利斯朵夫兴奋地嚷道。

哈斯莱瞧着他沮丧地回答：

“你将来会像别人一样，只想向上爬，只贪图享乐，跟别人一样……”

克利斯朵夫欲与他争辩，但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他又拿起乐谱，把刚才褒扬的作品施以苛刻的批判。他用难听的话指责青年作家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感情方面的欠缺，并且还罗列了一大堆荒谬的言论来贬低他。他不是在批评，他是在否定一切，在毁灭一切。

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在一个素来崇拜的人嘴里说出那些让人羞愧的话，你又能怎么回答呢？何况，他根本不能插上一句。哈斯莱旁征博引着“他”的理论，抿着嘴巴，末了，又提醒道：

“啊！最痛苦的是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地转过身把手放在哈斯莱手上，怀着一腔热情，又说一遍：“还有我呢！”

他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儿，讥讽地行了个礼，回答道：“那太荣幸了！”但心中却想：“哼！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

他站起身把乐谱往琴上一扔，又回卧榻上去了。克利斯朵夫了解他的意思，也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地回答说，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没关系，有些心灵能代表整个民族，他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它们所想的東西，将来自会由整个民族去体验。可哈斯莱已不听他的话了，他又回复了刚来时的状态，那是内心生活逐渐消失所致的现象。

克利斯朵夫知道留下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他收起乐谱，站起身。胆怯而惶恐的克利斯朵夫嘟哝着表示打扰的歉意，哈斯莱微微

弯弯腰，不耐烦地伸出手来，为了表示礼貌冷冷地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挽留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回到街上，垂头丧气。他迷迷糊糊地走过了两三条街，搭上了电车，倒在凳子上：他瘫了，手臂、大腿都不听他使唤，无力再支撑他的躯体；他内心一片混沌，不能思考，不能集中精神。在他周围，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单调无聊卑鄙的空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窒息。他只想逃，越快越好，远离他的破灭了幻想。

回到旅馆时已经十二点半了。他来了有两个小时，两个不同的世界！

他不吃中饭也没进房间，直接向店里要帐单，付租金，说要动身了，店主人大概不解地告诉他，他要乘的火车还要几个钟头才开，不如待在这儿等。可他执意要走，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他惟一的念头就只有“离开”这两个字了……

他到了车站，诚如人家告知他的，他要乘的火车要三点钟才开，并且还是慢车（路上要停多次）。凄凉的等待！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阴森森的、陌生的脸孔匆匆地进进出出。天色暗下来了，电灯在浓雾中发出微弱的光，在黑暗中好似一点点的污渍，使阴暗更加阴暗。这都让克利斯朵夫越来越沉闷，心乱如麻。他不停地看着列车时刻表，惟恐弄错，突然有一个地名引起他的注意，他觉得很熟悉，过了一会儿才记起来是给他写过几封信的苏兹的住处。他那时正六神无主，忽然却有个念头去拜访这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了。那地方并不顺路，要换几次车，还要等一夜，但他不管了，他马上决定了：发了一份电报给苏兹，告诉他明天早上到。但发出后他又后悔了，他笑自己的天真、幻想，干嘛去自寻烦恼呢？可是已来不及了。

车终于到站了，他第一个冲上去。在车窗旁望见下着阵雨的灰色的天空下面，城市高大的影子慢慢被黑暗吞噬，他觉得痛快了一

点儿。

就是这个时候——下午六点钟左右，哈斯莱有封信交给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勾起了他的许多感触，他对这个充满幻想的满腔热情的青年是那么冷淡，但并非没有好感。他后悔自己的态度，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为弥补一下儿，他送了一张歌剧院的门票又附了一张便条，约他听后再见面。——然而克利斯朵夫走了，哈斯莱看见他没来就心里想：

“既然他不肯来了，那么就算了！”

他耸耸肩，不再想了。第二天一切都忘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距他已经很远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而他们俩也得永远孤独下去了。

彼得·苏兹已经七十五岁了，他身体很弱，个子很高大，驼着背，气喘、支气管炎老是困扰着他，那张不留胡子的满是沧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这是他与病魔斗争所留下的痕迹。半夜时他常需从床上坐起来，身体前倾狼命吸几口气，让自己已经窒息的肺获得空气。他鼻子很长，还有点儿臃肿，腮帮也因为牙床骨瘪缩而深陷。塑造成这张复杂的面具的，不只是年龄与疾病，人生的痛苦与失意也有份儿。尽管如此他并不忧郁，神态安详的大嘴也表示他是一个仁厚长者，使老人的脸更显慈祥，特别是那双清澈的淡灰色眼睛，永远从正面看你，那么安详，那么坦诚，没有一丝遮掩。

他一生没经历过多少事，中年丧偶，已独身多年。她是一个长得不太美，性情也不大好的人，但他想起她时，心里还是很怀念她。她已经去世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他每晚睡觉前，总要和她进行一番凄美而温柔的对白，他仍觉得每天都和她在一块儿。他没有孩子——这使他终身遗憾。他把感情倾注在他学生身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关心，可人家并不怎么报答他。老人的心很能与年轻人接近，他觉得年岁根本不是障碍。

但他精神上最好的朋友是书本：它们不会忘了他，更不会欺骗

他。他对书本的钟爱，以及它们像阳光那样布施给大家的爱（知识之于人），都是永恒的。苏兹是美学兼音乐史教授，他如同一方巨大的原始森林，里面有千啼百啭的鸟的歌声。有些歌是几个世纪传来的，但岁月却不能减去其温柔与神秘；有的像他心爱的伴侣，每一句都令他忆起人生悲欢离合的轮回；有的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大家期待已久的，像大地欢迎甘霖一样。苏兹老人就是在这样的孤独生活中倾听着群鸟的歌唱，如同隐士，被神奇的歌声催眠了，而岁月匆匆把他的生命带到了黄昏，可他的心始终保持年轻。

他渊博的知识不仅限于音乐，他最爱好诗，喜欢诗人——不分古人今人。他喜欢本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他很博学，精通几国语言。他经历过一八七〇年前后的艰苦奋斗，受过那时代的革命思想的熏陶，虽然他很崇拜德国，但却并不炫耀。他像赫尔德一样认为：“在骄傲之中，以自己的国家来炫耀的人尤其荒谬绝伦。”也认为“只为一个民族而写作是最可悲的思想。”他的思想是懦弱的，但胸怀是宽广的，他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热心接受，但有时对庸俗的东西显得过于宽容。他却没有错过最优秀的作品，他没有勇气去驳斥舆论所吹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的人辩护。他不会随波逐流，他认为爱是世上最美妙的事，他的精神需要爱、需要敬佩。克利斯朵夫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歌集对于老人的作用，就连他本人写作的时候的情绪，也远不及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么生动、真切。对克利斯朵夫而言，这些歌仅是自己感情炉灶中的几点火星而已；可是苏兹老人却是忽然发现了整个儿的新天地，等他去爱的新天地，这个天地的光明把他迷茫的心都给照亮了。

一年以前，一天坏似一天的身体使他不得不辞退了大学教习。正当在床上养病之时，书商华尔夫照例送来一包新到的乐谱，其中一本就是克利斯朵夫的歌集。他单身住着，除了一个年老的女仆之外没有一个亲属，而那老女仆欺他体弱多病，凡事都自作主张。两

三个年龄相仿的老友不时来看看他，他们身体与他一样，气候不好时也在家里，疏于访问。那时正是冬季，街上满是雪，苏兹没见到一个人。房间里面很黑，窗子上蒙了一层雾气遮住了他的视线；炉子烧得很热，让人昏昏欲睡。邻近的教堂，一座十七世纪的古钟不时传来赞美诗的断片残句，让人感到一种恬静快乐的气息。他一向喜欢读蒙丹的集子，但今天却觉得很没有味道，就放下了书本，出神地在那里幻想。送来的乐谱在床上躺着，他心中悲伤不愿打开。终于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解开乐谱的绳子开始读谱了。但他的心却老想着那些摆脱不掉的往事。

他一眼瞥见一支古老的赞美歌，那是克利斯朵夫采用一个虔诚朴实的诗人的诗句，再加上一种新的感情作的，原作是保尔·格哈特的《基督教徒流浪曲》：

希望罢，可怜的灵魂，
希望之外还需要刚毅勇猛！

……

等待啊，等待，
你就会看见——
欢乐的太阳！

老苏兹非常熟悉这些赞美诗人的语句，但他从来没听说过用这种口吻描述……那已经不是单调到使你心灵入睡的情绪，而是一颗年轻坚强向上的心，在受着煎熬但仍怀有希望，向往着快乐幸福。他的手颤抖着，大颗的泪珠顺着两颊流下。他又往下念：

起来罢，起来！与你的痛苦，
与你的苦闷，说一声再见！
让他们去罢，一切困扰你的心灵的，
使你痛苦的东西！

这些思想中渗入了一股年轻激烈的情热，在最后几句天真而充满信念的诗中，克利斯朵夫还加上了他的爽朗的笑声：

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
不是你，而是上帝。

上帝才是国王，
才能统治一切！

还有一节鄙视一切的诗句，是克利斯朵夫少年狂妄的体现，他从原诗中升华出来作他歌的结论的：

即使所有的妖魔反对你，
你也得镇静。不要怀疑！
上帝决不会逃避！

他所决定的总要实现，
他要完成的总要完成；
他会坚持到底！

……然后是一片轻狂的狂热、战争的快意，如同罗马皇帝的凯歌。

老人浑身发抖，呼吸急促地追随着那慷慨激昂的乐章。他心跳着，流着泪，嘟嘟哝哝地嚷嚷：

“啊！上帝……啊！上帝！……”

他又哭又笑，他幸福着，窒息着，接下来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老妈子莎乐美跑来，她以为老人不行了。他继续着他的狂态，只是在短促的换气中间，他又轻轻地笑了。

莎乐美以为他疯了。等她明白原因时，就不客气地埋怨他：

“怎么能为了那个鬼东西而搞成这样！把它给我，不准再看了。”

但老人一边咳着一边却毫不让步，大声叫莎乐美别烦他。她仍然同他争，他于是便怒火中烧，发誓诅咒，连气都喘不过来。她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火来与她顶撞，她愣了一下儿把手中的东西放下了，但她仍凶巴巴地把他数落了一顿，还唠叨个没完。要不是苏兹气得从枕上坐起来大叫一声：“出去！”她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于是，屋子里又安静了。钟声在平静的黄昏中又响起来，老苏兹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慢慢地平静着心中的骚动，手中紧紧把歌集搂在怀里，孩子般笑着。

一连好几天，他好像出神了。他不再去想他的疾苦，不想那沉闷的冬季，不想自己的孤独。周围满是光明，满是爱的存在。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得到了新生。

他竭力在心中刻画着克利斯朵夫的相貌，但始终不是他的真面目。他把克利斯朵夫想象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淡黄的头发，瘦削的身体，蓝色的眼睛，声音很轻柔，性格温和、柔顺、胆小。对于克利斯朵夫，他不管他究竟长得怎么样，他总是预备把他理想化。他的幻想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毁灭过好多次，但他总会不断生出新幻想，拂去一切不愉快的念头，时刻保持信心。

素未谋面的克利斯朵夫在他的生活中成了一个光明的使者。克利斯朵夫第一封措辞冷淡的回信，使他难过，但他不愿承认，他对别人根本没有什么要求，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只重视自己的感觉，他只要得到人家的一点儿点儿感情，就足够使他爱人家感激人家了。他不敢奢望看到克利斯朵夫，他太老了，根本不能到莱茵河畔去旅行一次，至于克利斯朵夫会来这儿，他更是做梦也没想到。

克利斯朵夫的电报送到的时候，他正在桌边吃饭。他先是糊涂，发报人名字很陌生，他便以为人家送错了电报，但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慌乱之中眼镜也歪了，字母在眼前舞动半天也不理解。等到明白后，他激动万分，饭也不吃了，把饭巾往桌上一丢——也不像平时那样把它折好，便摇晃着起身，拿着帽子和手杖就向外跑。善良的苏兹第一个念头便是要把他的快乐让别人与他分享，把克利斯朵夫要来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

他有两个朋友，都像他一样爱好音乐，也被他引起了对克利斯朵夫的兴趣：一个是法官萨缪尔·耿士，一个是牙医兼优秀的歌唱

家奥斯卡·卜德班希米脱。三个老朋友常在一块儿谈论克利斯朵夫，他们把所能收集到的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全部演奏过了。卜德班希米脱唱着，苏兹弹着琴，耿士听着。然后三个人几个小时地低声赞叹。他们注意着音乐的时候，不知说过多少次：“啊！要是克拉夫脱在这儿的话多好啊！”

苏兹在街上想着自己的快乐和将要使朋友们感到的快乐，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天快黑了，耿士住在离城半小时远的一个小村里。四月的黄昏很柔和，夜莺开始了欢叫。老苏兹心里乐开了花，呼吸没有了一丝困难，两条腿轻快地走着，也不注意绊脚的石子。

走到耿士家的小园子前面时，天已全黑了。他敲着门，大声叫着耿士的名字。耿士打开窗子，向外张望，问：“谁啊？叫我干吗？”

苏兹兴高采烈地嚷道：“克拉夫脱……克拉夫脱明天到……”

耿士感到莫名其妙，只听出了他的声音：“苏兹！怎么啦？这么晚跑来什么事啊？”

苏兹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

“什么？”耿士仍摸不着头脑。

“克拉夫脱！”

耿士愣了一会儿，忽然很响亮地喊了一声，他已经明白了。

“我就来！”他喊道。

窗子又关上了。他在石阶上出现了，手中拿着灯向园子走来。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挺着一个大肚子，大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红胡子，脸上手上生满了雀斑，嘴里还衔着一个瓷烟斗，急匆匆地走来。这个和蔼又有点儿迷糊的人，一辈子也没被什么事急过。可苏兹的新闻却让他一反常态，他把短短的手臂跟手里的灯一齐挥舞着，问：“真的？他真地要来这儿吗？”

“明天早上。”苏兹扬了扬手中的电报。

两位老友坐在凉棚底下的一长凳上，苏兹端着灯，耿士小心地

打开电报，慢慢地念着。他还看了电报四周的小字，拍发的时刻，到达的时刻。随后把这张宝贵的纸还给苏兹。两人会心地笑了，耿士侧着脑袋说：“啊！好！……啊！太好了！”

耿士想了一会儿，又抽了口烟然后手放在苏兹膝上说：

“得通知卜德班希米脱。”

“我去。”苏兹自告奋勇。

“咱们一块儿去吧！”耿士说。

他然后回去放下灯，两个老人手挽手走了。卜德班希米脱住在村子另一头。苏兹与耿士一路闲聊着，心中老想到那件事。突然耿士停下来，用手杖在地上敲了一下：

“啊！该死！……他不在家……”

这时他才想起卜德班希米脱下午到邻近的一个城里为病人开刀，今晚不回来，或许还要再待上一二天。苏兹听完就慌了，耿士也很着急，两人站在街上没有了主意。

“怎么办？怎么办？”耿士嘀咕。

“非让克拉夫脱听卜德班希米脱唱一曲不可，”苏兹说，“对了，咱们也给他发一个电报吧！”

他们马上去电报局，共同拟了一封措辞激动的长电，简直让人弄不明白说的是什麼。发完电报，他们走了回来。

苏兹计算了一下儿：“要是他搭头班车，那么明天早上就可以回来啦！”

他俩在耿士家门口分了手，他们约定明天在苏兹家里吃中午饭。苏兹又望望天色，不大放心地说：“明天要能天晴才好！”自命为通晓气象的耿士郑重其事地把天气打量一会儿，说道：

“明天一定是好天气！”

这样，两人各自走了。

苏兹返城了，好几次不是踏在车辙里差点儿摔倒，就是撞在路旁的石子堆上。回家之前他先订了本地一种著名的饼，又问明了车